

屡屡登上热搜的云南哀牢山到底有何来历?

两千多年前,这里是哀牢古国

□瑶华

“哀牢”到底啥意思?

哀牢山并不仅仅是一座山,而是一条全长约450千米的山脉,高大辽阔,平均海拔在2000米以上,3000米以上的山峰竟有20多座,总面积近1万平方千米,森林覆盖率超过85%。它横亘于云南省中部,是滇东高原和横断山地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,分布于大理白族自治州、楚雄彝族自治州、玉溪市、普洱市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5个州市的16个县区境内。

有网友望文生义地猜测:“哀牢山,看名字就吓人,是不是形容在山里的感觉像在悲哀地坐牢?”其实,这个名字来自2400多年前的哀牢古国,“哀牢”的名字由来有多种说法,一说在彝语里意为“虎豹出没的地方”,一说意为“安乐”或“酒气浓”等。

哀牢的文化源远流长,富有特色,从旧石器时代晚末期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早期。它最早在汉代见诸史册,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永平十二年(69),哀牢王柳貌率77个属邑,5万余户,55万多人归附汉朝,朝廷于其地设永昌郡,置哀牢、博南二县。“哀牢夷”有着庞杂的部落支系,由濮、越、氏羌、昆明几个主要部族相互融合形成,以如今的勐(měng)掌(保山一带)的怒江中下游区域为活动中心。

汉代杨雄著有《哀牢传》,虽已散佚,但部分内容被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等引用,里面讲述了哀牢王先祖九隆的故事。相传,九隆的母亲沙壹居住在哀牢山下,在水中捕鱼时碰到一段沉木,后来怀孕,生下十个儿子。之后,沉木化为龙,从水中现身,问沙壹:“我的儿子们在哪里?”九个儿子都吓跑了,只有小儿子没有离开,背朝龙而坐,被龙舔舐。在他母亲部落的语言里,“背”为九,“坐”为隆,所以小儿子得名九隆,长大后被兄长们推举为哀牢王。九隆十兄弟和哀牢山下另一家的十姊妹结婚,后代繁衍生息,成为哀牢族。

这个神话反映出上古时期滇西南诸民族的社会结构,从“只知其母,不知其父”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。自战国晚期到西汉中后期,哀牢国已经进入青铜文化时代,并与外界广泛开展贸易。

两千年沧桑巨变,哀牢国的地上文物已经荡然无存。近年来,在保山、施甸等地出土了大量哀牢文化青铜器,昌宁大甸山古墓群的发掘更是古哀牢国的重要佐证。根据同时期中原史料的零星记载,在哀牢国的辖区内,盛产铜、铁、铅、锡诸矿藏和黄金、光珠、琥珀、水晶等珍奇,以及孔雀、犀牛、大象等珍禽异兽。国王出行狩猎,坐骑均配金银鞍勒,并有翠毛文饰。哀牢国的手工艺品尤为有名,当地人擅长纺织和染布,用梧桐花提取的细毛(一说为木棉花)织成幅广五尺、洁白无垢的“桐华布”,还有花纹如绫锦的“兰干细布”,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贩运到南亚、中东各国。这些历史资料体现出,哀牢山并不是故弄玄虚者宣扬的无人生存的“云南虫谷”,而是滇地先民数千年生长于斯的富饶之地。

猛兽出没?磁场异常?

在某个因“在哀牢山找矿物颜料”走红的自媒体发布的视频留言区里,尽显恐惧感。

“被凶兽盯上了……”

“这个熊跟了博主一路!”

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中,云南哀牢山的相关话题频频热搜,“人类禁区爆改人类景区”等题材引发大量关注。与此同时,一些“网红博主”为博流量,擅自赴无人区露营探秘,拍摄的实景颇有恐怖气氛,也引发了争议。3年前,4名地质调查队员在哀牢山不幸遇难的新闻也再度被提及,各种真真假假的传说随之流行开来——“现实版云南虫谷”“大地磁场强度异常”“精怪们的最后栖息地”……

哀牢山真的那么诡异吗?它究竟是什么样的?



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哀牢山晨雾中的小屋。

“好大一条蛇,这么一大块都是它的身子。”

“这动物的叫声怎么像恐怖片配乐?”

当然,这些猜测存在着“杯弓蛇影”的情况,比如网友眼中的大蛇,熊很可能是不同角度拍摄的树的部位。而动物发出的各种叫声像恐怖片也好,像喜剧片也好,更多是为了与同类交流,它们自然不会在意人类的听感如何。

那如果去哀牢山旅游的话,会遇到这些情况吗?

哀牢山省级风景名胜区地跨楚雄、双柏、景东、镇沅、新平五县市,国庆期间迎来游客大潮的哀牢山主峰,位于玉溪所辖的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。这里部分允许人员进入的区域已经被开发成景区,包括哀牢山石门峡景区、茶马古道景区、金山原始森林景区,配套设施与服务相当完善,并不像视频剪辑出来的效果那样阴森可怖。游客只要服从景区管理要求,不进入未开发区域,就可以尽情观赏壮观的云海、秀美的山林瀑布,安全系数是很高的。

在景区之外,是否存在“凶兽”呢?

哀牢山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完整的地区之一,地形复杂,森林茂密,具有常绿阔叶林、落叶阔叶林、暖性针叶林、湿性针叶林、竹林、稀树灌木草丛、灌丛7个植被类型,已知植物达1354种;分布着多种类型的森林动物,据统计有哺乳动物120多种,两栖动物46种,爬行动物68种,鸟类418种。这里既是候鸟飞行的中转站,更是西黑冠长臂猿、绿孔雀、云豹、黑熊等濒危动物的重要栖息地。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州片区于2020年至2022年布设红外相机开展系统调查与监测,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,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4种。其中食肉目动物包括亚洲黑熊、豹猫、黄喉貂、花面狸等,虽然不是以讹传讹的“凶兽”,也仍然具备攻击性。



昌宁大甸山遗址出土的哀牢文物。

关于哀牢山的传言中,较为常见的还有“哀牢山有大地磁场强度异常现象,导致指南针失灵,会增加迷路风险”,并认为2021年地质调查人员遇难与此有关。这一观点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。实际上,在哀牢山失联人员死亡事件发生后,云南当地的地勘研究机构曾开展过研究,并没有发现磁场异常的明显证据。在哀牢山区域存在大片露出的玄武岩,其中含有磁性矿物,确实可能会对指南针的灵敏度造成影响,但这属于常见情况,而且也不意味着在山区的全部范围里都不能用指南针。并且,现在较多使用卫星导航,不会受到岩石磁性的干扰,但会因为山体遮挡而没有信号。

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,可能主要在于天气和地形的影响。唐诗中写道:“去去指哀牢,行行入不毛。绝壁千里险,连山四望高。”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,哀牢山区域在地壳变化作用下地面大规模抬升,山体非常陡峭,地形起伏变化极大。哀牢山的气候环境多变,从山顶到山麓就有6种气候模式,从寒带跨越到热带。“一山有四季,十里不同天”的现象在此并不罕见,随时可能发生暴雨、浓雾等恶劣天气,不仅能能见度低,还会因为较大的昼夜温差造成人的失温风险。哀牢山的茂密植被在晚上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,雨雾天气也会加重二氧化碳的积蓄,人在其中长时间行走,很可能因缺氧失去意识,带来更严重的后果。

大美哀牢山,文化更灿烂

拥有悠久历史的哀牢山,在与人类和谐共生的同时,滋养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。

在哀牢山的丛林之中,绵延盘旋着茶马古道的遗迹。经过哀牢山的茶马古道全

程600多千米,是历史上云南三条大通道之一,古称迤南大道。它西起大理,经楚雄、玉溪到普洱,出境前往缅甸、泰国、老挝等国家。古道的石砌路面上,留下了“马踏石穿”的蹄印,铭刻下千百年马帮往返的艰辛,仿佛耳边还能响起清脆的马铃声。相传,在茶马古道繁盛时期,每天有800匹马在此通过,造就了千家寨的繁荣,上千户人家在此经营客栈、酒馆、铁匠铺等行业,至今仍有旧居遗留。在千家寨附近,保留着明清时期的炼铁炉遗址,荒凉的古窑遍生青苔,令人追想“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”的冶炼盛况。

在哀牢山南部的红河州元阳县,“超级工程”哈尼梯田以其壮丽闻名遐迩,是我国唯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农业文化景观。哈尼人都称梯田为“天梯”:哀牢山的崇山峻岭石多土少,气候复杂,高山区阴冷多雨,河坝区炎热干燥,“山有多高,水就有多高”,生存环境极其艰难。智慧勇敢的哈尼族先民胼手胝足,自河谷到海拔2000米的山脊,依地形开辟出一块块形状各异、大小迥异的水稻田,海拔跨度和种植规模都令人震撼,有的田地甚至耕种在坡度达75度的峭壁上,还有的山坡上开出了数千级“阶梯”。

哀牢山的民族文化,既有柔曼之美,也有刚劲之美。前者的代表当数傣族中独具特色的“花腰傣”,分为傣洒、傣卡、傣雅三个支系。他们的传统服装和其他地区的傣族服饰有所不同,特别是女子服饰极具特色,典雅华美。衣裙以黑色为主色调,上衣分内外两件,内上衣领和下摆镶有一排晶亮的银泡和银穗装饰,外衣比内衣短,衣襟和下摆镶有彩色绣饰。腰间束着鲜艳的手工编织花腰带,用七色花线织成,亮丽精致,既可系裙,又能护腰。筒裙下摆左短右长,镶有花边,通常叠穿几条,行走时裙摆如同波浪涟漪。出门时,妇女头戴形如鸡枞菌的笠帽,斜架在发髻上;腰间挂着小巧的竹编秧箩,同时起到储物和装饰品的作用。在每年正月初三到初五的“花街节”,少女们盛装赶集,在随身带的秧箩里装入糯米饭,如遇到心仪的男性,就将秧箩饭送给他品尝。这一身独特的服饰,被称为“头顶太阳,腰挂彩虹,脚踏江河”,将哀牢山和红河的自然风情集于一身。过去,花腰傣妇女还有文身、染黑齿的习惯。根据花腰傣考究的服装和古老的文身传统,有人猜测他们可能是古滇贵族的后裔。

后者的代表,需推哀牢山腹地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的彝族“三笙”文化。“笙”即“舞蹈”,“三笙”是老虎笙、大锣笙和小豹子笙三种歌舞形式,完整传承了古老的“惟仪”祭祀文化。

彝族先民供奉虎为原始图腾,生肖排位以虎为首,双柏彝族尤其崇敬老虎,服饰中必有红、黄、黑三色,象征虎纹。每年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五是老虎节,成年男子在脸上和手脚上画虎纹,披上黑毡扎成的“虎衣”,跳起粗犷豪迈的虎舞,包括请虎、祭虎、跳虎、送虎等环节,除了常见的老虎动作,还有模仿犁田、插秧等生产的动作。大锣笙在彝族火把节期间举行,将祭祀与娱乐融为一体。小豹子笙则在农历六月二十四火把节和七月十五日祭祖时举行,12名12岁以下的男孩扮成“豹子”,身上绘有豹子斑纹,头插雉鸡尾羽,以棕匹遮面,手拿木棍,蹦蹦跳跳。

哀牢山固然有其神秘莫测、危险重重的一面,更有雄浑美丽、气象万千的一面。当你尊重它的自然和历史,它将予以丰厚的回报,纵然惊鸿一瞥,也将念念不忘。

据“国家人文历史”公众号